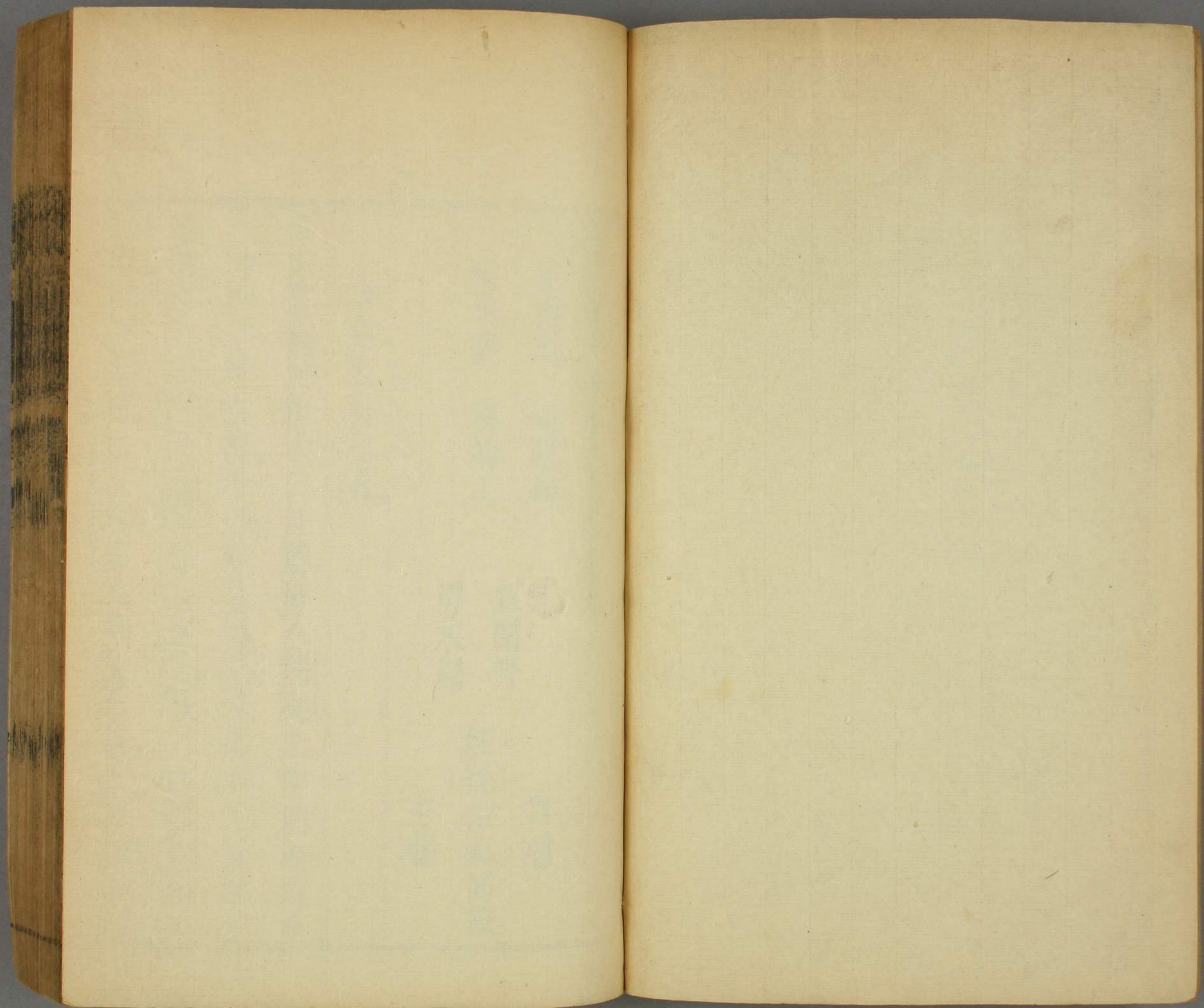


3478  
 271  
 11

宗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九

所錄宋  
有朝那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陳亮恢復之議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婺州人陳亮上中興論時金人約和中外忻然幸得蘇息獨亮以為不可發解至京師因上言曰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磬磬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耻不可以不雪

伊  
271  
11

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馳，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計，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卽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旣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職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

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奸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違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日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材以立軍政，軍政明則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慰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闔，何者？形同趨而勢

同利中興之功可躋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  
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  
乖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  
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  
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  
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  
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  
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  
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之，至論

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  
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柰虜人以爲  
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  
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  
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  
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  
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  
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  
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

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安隨、信陽及光黃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稅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拒，各二百里，並桐栢

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則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

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梧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搗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師，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

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帥，必得純意於國家，無貪功生事之心，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



亮詣闕上書  
帝將擢用曾  
覲以其不諧  
已而沮之

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就愚慮之略曰。中興論。惟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學著書。亮嘗還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故云。

淳熙五年春正月丁巳。陳亮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况望其憤故國之耻。而相率以

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誹，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旣久，不可一舉而遂滅。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九  
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蓋已  
有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球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  
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  
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  
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  
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

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  
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  
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  
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  
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  
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  
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  
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宮室政教  
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

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辟安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

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弱之夫，不却而日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來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耻，搜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

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  
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  
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  
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  
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  
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  
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  
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嘗嚴廟堂而  
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  
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  
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  
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  
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  
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  
朘削之。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  
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  
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  
不能洗契丹卑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

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統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財，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本朝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重輕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耻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

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日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史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營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

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



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  
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  
十年山川之氣益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  
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  
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皆江浙閩蜀  
之人而人才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  
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  
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  
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  
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  
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  
事徃徃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  
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  
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  
祐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常雄  
於東南徃徃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  
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  
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

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相望。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徃徃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拓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士人之沉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

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  
卽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  
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  
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  
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  
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  
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  
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  
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  
推極皇帝正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  
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  
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  
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  
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  
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  
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  
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  
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

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帝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覲知之，將見亮，亮耻爲覲所知，踰垣而逃。覲以其不詣，已而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

亮又上書帝  
欲官之不受  
而歸

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怯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

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舉，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一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仇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仇。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

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  
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  
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  
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  
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  
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  
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  
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  
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

何澹陷亮下  
獄誣爲不軌  
帝知而免之

嫌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亮無完膚，誣服爲不  
軌。事聞，帝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  
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  
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  
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  
又囚亮父子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  
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高亮才，援之。  
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  
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

亮又下獄王  
淮辛棄疾羅  
點援之得不  
死

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世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

亮上疏激帝  
恢復在廷以  
爲狂怪

十五年夏四月，陳亮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知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力。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旣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旣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

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撫軍  
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  
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  
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  
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  
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  
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  
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  
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  
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  
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  
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  
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  
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  
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  
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  
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  
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崩三面而大江橫陳江

如江東不足保乎  
不可制者書生  
以地爲不可就  
而以守爲不足  
以救十年向天  
其草加以是原



以忠宗掃一能  
以自守安枕其  
之郡也

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  
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  
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  
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  
止於僅僅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日限於一江之表  
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  
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  
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  
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

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  
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  
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  
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  
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  
於隋之開皇在南方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  
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  
謀南者蓋亦凡有數耳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  
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

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今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卽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而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

也直在沙觜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正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

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元木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守國，不使之乘正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卽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卽位之初，喜怒

哀樂是非好惡。傲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  
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怯。故書生得拘文執法  
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  
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  
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徃徃有驗。而聖意  
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斲弛  
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異言以  
軟美。而入奇論。目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  
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遲回莫前。而不敢有翻然  
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  
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  
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  
仁。戒諭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  
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  
制之奸。虜人非有方與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  
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  
也。而重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  
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  
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而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怒示天下，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

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卽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

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制，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大略欲激帝恢復，而是時帝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亮爲狂怪。

張溥曰賈誼年少秀才。建更秦法。漢孝文心嚮之。欲任以公卿。厄於絳灌東陽。出傅諸王。不得意而哭泣死。陳亮上書孝宗天子震動。辭官而歸。屢罹大獄。紹熙對策。光宗親擢第一。未及用。卽死。兩生皆命世才。風采議論。見知人主。卒蹈坎塲。異代同悲。然孝文治家。太平衆庶休息。誼忽痛哭流涕。其辭過激。疑爲濶遠。宋隆興之際。大讐震隣。中原久陷。枕戈飲血。猶恐不及。非可飲食燕樂。塞耳無聞也。斥亮不用。何哉。或云亮

譏當世儒士好言正心誠意。意在詆朱熹呂祖謙等。熹雅不合亮。目爲粗豪。今觀熹在孝宗朝其所立論曰。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而亮亦痛言通和非策。曾覲張說之徒用事。內批盛行。熹首以正君心爲規。而亮亦諫帝喜易制之臣。屏度外之士。言論同揆。未嘗少異。烏得云新安專性命。龍川專事功乎。李綱藥石。高宗屢請都建康。營荆襄。亮見亦然。錢塘一隅。本非帝都。君臣因循不百年而亡。亮豈狂者哉。何澹憾

亮訕議欲中以死罪他日即排擊道學指為邪迹凡為小人未有不惡正人惡正人未有不惡才士者何則才與正皆君子所有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道學崇黜

高宗紹興元年秋七月丁亥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略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然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此也

六年十二月左司諫陳公輔請禁程氏學從之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帝渡江復遵尚程頤之學至是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

陳公輔請禁程氏學以沮尹焞

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者非也誠恐士習從此大壞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可布中外使知朕意時方召尹焞焞願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七年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安國聞陳公輔請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

胡安國疏明  
程學公輔與  
周秘石公揆  
論罷之

而禁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願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願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羽

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安國遂辭召命。

謝廓然請戒  
以程頤王安  
石之說取士  
趙彥中請禁  
洛學

孝宗淳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游言浮詞相尚，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飾怪驚愚，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

十年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先是朱熹爲浙東提刑行部至台州知州事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劾治之仲友與宰相王淮同里且爲姻家淮由此怨熹欲沮之風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臣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未嘗不同旣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

王淮諷鄭丙  
斥道學陳賈  
遂請禁之

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于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復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

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懷于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姦真僞相亂耳

朱熹入奏不肯變正心誠意之學

薦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煩卿獎論甚濫遂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人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

林栗論逐熹  
葉適力救不  
報

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程頤、張載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叅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

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初爲道學之名，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已愆，禍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陰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

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詞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綱紀之所在絕欺罔于旣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光宗紹熙元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祉稷之存亡係焉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卽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

私豈以偏黨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往往納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事勢至此，循默乃已，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息。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

寧宗慶元元年六月，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道學真僞，從之。先是，上在嘉府，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爲誰，裳以朱熹對。直講彭龜年因講，曾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及上卽位，宰相趙汝愚首薦熹，遂自潭州召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熹在道，聞近習已有用事者，卽具奏言：「幸門一開，其弊將不可復塞。」及至，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上心。上

趙汝愚首薦  
熹於寧宗

亦稍稍嘉納焉。熹復奏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時韓侂胄方用事，熹意蓋指侂胄也。侂胄由此大恨，使優人義冠濶袖象大儒，戲於上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遂出內批罷熹經筵，除宮觀。熹去，侂胄益無忌憚矣。其黨復爲言：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

韓侂胄恨熹  
正言逐之

是德秀上言曰：邪正之辯，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與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真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於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司業汪逵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斥。秋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爲師。臣願陛下以

何澹請榜僞  
學之禁于朝  
室



高宗之言風勵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爲是非者從其爲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其僞則人知勉勵無敢飾詐以求售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上是之詔榜于朝堂旣而吏部郎官糜師且復請考核真僞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何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旣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葉翥劉德秀  
奏毀語錄

二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翥與劉德秀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淮西總領張滄上言邇者僞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爲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而

汪義端請盡  
除偽學黨

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滄尚書左司郎官 八月  
申嚴道學之禁時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  
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帝頗知其非乃詔  
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  
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  
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自今舊奸宿惡或滋長不悛  
臣等不言恐悞陛下之用人且俟其敗壞國事如前  
日而後言則徒有噬臍之悔願下此章播告中外令  
舊奸知朝廷綱紀尚在不致放肆從之自是侂胄與  
其黨政治之志愈急矣太常少卿胡紘上言比年以  
來偽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  
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  
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意  
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  
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  
以爲戒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大理司直邵  
裒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  
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

柴中行不肯  
書不是偽學  
字

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  
原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  
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  
偽學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  
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  
士論壯之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熹家居自  
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  
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子弟諸生更迭進  
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遯  
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仍克  
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為  
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  
待學士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  
非人情隻鷄斗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  
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  
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  
撫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  
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論熹剽竊張

沈繼祖以追  
論程頤得爲  
御史紘授草  
使論熹等詔  
熹落職竄蔡  
元定

王沈乞定僞  
學籍凡五十  
九人

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  
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  
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爲欺君  
罔世汚行盜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編  
管別州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  
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獲免  
三年十一月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  
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  
省部籍記姓名與間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  
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等四  
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似章  
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等十三  
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塹  
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  
談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  
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  
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  
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

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五月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徼幸之徒倡為道學之名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偽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帝從之為下詔戒飭

六年三月朱熹卒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

聚于信上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乞下守臣約束從之

張孝伯勸韓侂胄弛偽學黨禁

嘉泰二年二月弛偽學黨禁時韓侂胄已厭前事張孝伯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侂胄然之故有此令

嘉定四年十二月著作郎李道傳上奏言孔孟既沒正學不明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

李道傳詩除黨禁頒四書定後祀

時以就功名之臣不能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於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益精語益詳。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厲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

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  
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  
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  
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  
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  
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  
爲國家用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  
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  
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  
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雋而他未及行  
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  
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常言者議而行  
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  
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缺而已陛  
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  
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  
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  
罪會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魏了翁請賜  
周惇頤美謚

九年春正月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魏了翁狀奏臣竊  
見故虞部郎中周惇頤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  
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  
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  
向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卽其祠  
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惇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  
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  
唐學者無所宗主未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  
咕嚕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  
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  
髓不可救藥惇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蹟  
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卽斯人日用嘗行之際示學者  
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  
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非滯其俗師則淪於異端  
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  
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  
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  
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臣愚欲



追謚周惇頤  
程顥程頤

理宗追封朱  
熹

朱在言人主  
學問之要

望聖慈先將惇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蓋非小  
補詔下太嘗定議

十三年追謚周惇頤曰元程顥曰純程頤曰正從魏  
了翁任希夷之請也

理宗寶慶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  
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  
學緬懷典刑深用嘆慕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

三月朱熹子工部侍郎朱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  
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

與之同時

紹定二年九月改封朱熹徽國公用鄒克例也

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  
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  
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  
熹精思明辨折衷融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旨本末  
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  
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  
獎儒先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

詔出王安石  
從祀

帝製道統十  
三贊

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  
丙午封周惇頤爲汝南伯張載郾伯程顥河南伯  
程頤伊陽伯 戊申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  
祭酒曹觥講禮記大學篇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  
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  
洞學規賜焉 按宋世道學之傳自周惇頤始惇頤  
授之程顥及其弟頤而其學始盛同時張載邵雍與  
顥兄弟實相師友雖立言各成一家至澤於仁義道  
德不求同而自不能異程氏之門人則謝良佐游酢  
楊時尹焞最著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  
受學於侗熹出而程氏所傳之學始發明無遺蘊其  
與熹同時而志同道合者爲張栻呂祖謙持論異者  
爲陸九齡兄弟今自惇頤而下略採師友淵源所自  
以見一代道脉之大較云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  
道人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饘粥  
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  
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  
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發陋於希世

而尚友千古好讀書雅意林壑不爲人事窘束世故拘牽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嘗著太極圖說明天理之根原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程顥程頤受業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

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  
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惇頤惇頤留與對榻夜談  
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  
開發人類此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程頤字伯淳河  
南人顯資稟既異而克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  
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極其  
德美非形容所可及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  
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  
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後得之知  
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  
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  
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  
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  
害深而難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  
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  
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皆正  
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卒也

支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程頤字正

叔自幼非禮不動其爲學之要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嘗作顏子好學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其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曰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克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

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者也。今謂可學而至，豈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學異矣。頤所著《惟易傳》爲成書，尹焞謂頤踐履皆易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其自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識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堙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詞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游酢楊時從願學一日願坐而瞑目久之覺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

子出門外雪深尺餘其師道尊嚴如此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告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也又訪之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熙寧中被召以事辭歸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



自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嘗以定性之學問于程顥，顥答書曰：承諭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易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嘗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目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

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載得之大悅。載所著有西銘正蒙。而西銘最爲一時。

儒者所服其言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

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楊時嘗問程頤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頤答曰：西銘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二本之弊，私間而失仁，無分之弊，兼愛而無義，分立則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邵雍字堯夫，范陽人。雍少篤學，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卧不就枕席者數年。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其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通，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

圭角其自得深矣。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自著無名公傳曰：無名公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二三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天地不對，當是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

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於人乎故其  
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  
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  
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初見程顥受學甚篤後又事  
程頤頤嘗指良佐謂朱公掞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  
學或問良佐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  
只爲用若不用則何止問子莫不用否曰是聖人便  
不用當初曾發此語被伊川一語壞却二十年曾往

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  
川曰是則是有此理發得太早再問當初發此語時  
如何曰見得是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得去問如  
此却何故被一語壞却曰當了須有不透處當初若  
不得他一語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善鍛鍊  
人既說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游酢字定夫建陽  
人初以文學知名於時程頤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  
程顥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已任設庠序  
聚邑人子弟教之召酢識學事酢欣然往從之得其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一  
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  
居仁嘗以書問之答曰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  
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從出哉要  
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  
爭也尹焞字彥明洛陽人從程頤學頤教人專以  
敬以直內爲本焞獨能力行之嘗言伊川教人只是  
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  
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  
生自涪陵歸日往候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

問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堵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  
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可輕說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初舉進士得官聞二程之學  
卽往從之程頤見時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  
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時歸閒居累年  
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畜廣大  
而不敢輕自肆也學者稱爲龜山先生羅從彥字  
仲素南劔人初爲博羅主簿聞楊時得程氏之學慨  
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卽

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  
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從彥嘗與人論  
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果能明道則周孔之  
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  
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  
漢唐徒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明道者寡  
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  
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  
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其議論醇正類此 李侗

字愿中劍浦人初受學於羅從彥從彥令於靜中看  
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  
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  
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云學之道不  
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  
先生 朱熹字元晦新安人父松與籍溪胡憲白水  
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三人者善松疾革命熹父事此  
三人且稟學焉子翬嘗告熹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  
所謂不遠復者吾三字符也既而熹復受學於李侗

侗亦父友也。熹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者從事釋老之說皆非。侗與人書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旣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有如此者。且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熹生平於書無所不讀，於義理無所不究極。而其綱領樞要則在中庸未發一語。先後

與張栻論之最詳。其言曰：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



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  
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  
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  
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  
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  
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  
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  
人也亦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  
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  
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  
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  
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  
道而敬則心之真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賢之本統  
明乎此則性情之中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門  
人黃幹狀熹行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  
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  
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  
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

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踏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張栻字敬夫廣漢人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從胡宏仁仲問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以書質之宏宏喜曰聖門有人

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朱熹每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汪應辰林之奇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

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  
言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  
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  
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祖謙  
嘗與朱熹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之原凝聚  
停蓄方始收拾得上又與張栻書曰從前病痛良以  
嗜欲粗薄故欠却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欠却  
操存澄定之力積畜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  
談說有餘其自克治如此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陸

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少有異稟三四歲時侍父賀行  
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  
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嘗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  
宇宙內事卽已分內事已分內事卽宇宙內事又曰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  
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  
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初九淵之  
兄九韶嘗有書與朱熹論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

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熹答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九韶不以爲然。詆濂溪不已。九淵乃復與熹書爲申其辨。略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名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熹答曰。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氣。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形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

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九淵終不以熹言爲是，再書辨之。詞加憤厲，熹答以爲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反覆精詳，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熹又嘗言：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涵泳其義，旣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

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其論經  
世書曰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  
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卽歲月日辰而知之也  
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  
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  
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  
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  
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  
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  
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  
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  
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  
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  
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  
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朏朧屈伸交食淺深之  
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大衍  
耳太初以四千六百六十七歲爲元以八十一爲分  
大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

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  
天地之數安得無差乎其竄道州也郡縣逮捕甚急  
元定色不爲動與季子沉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  
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  
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  
可謂兩得之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  
逆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  
于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莫不趨席下  
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  
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  
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  
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

張溥曰程學之禁首發議於陳公輔時紹興之  
六年也十四年而何若請黜其學阿秦檜意也  
孝宗之世謝廓然趙師中攻洛學鄭丙陳賈林  
栗攻朱熹帝兩左右之未顯禁絕也寧宗立韓  
侂胄用事憾熹排已而劉德秀道學之議興繼  
以爲道學不足錮人也而何澹僞學之議起於

是胡紘姚愈汪義端張伯垓葉翥張滄沈繼祖  
邵襲然余嘉丁逢王沈施康年等攘袂求進肆  
志排擊而僞學逆黨姓名著籍矣公輔論事剴  
切疾惡如讐論劾蔡京王安石頗號忠鯁獨不  
說尹焞楊時遂痛詆程學胡安國疏爭公輔復  
邀周秘石公揆交章論罷始發於一念之私而  
後遂成不返之勢卽彼立言時何嘗逆知流弊  
竟爲萬世罪人哉賊檜本從游酢爲程氏學靖  
康中虜陷京師與馬伸請立趙氏後近聞道者

及柄國姦敗卽操戈申禁彼非真不善程學也  
當○日○士○學○宗○程○氏○宗○程○氏○者○皆○黜○和○議○檜○心○懷○  
慙○無○所○發○憤○則○反○噬○以○圖○快○意○爾○慶○元○諸○奸○逢○  
迎○侂○胄○寧○知○論○學○但○熹○爲○射○的○奇○貨○可○居○或○攻○  
其身○或○詆○其○徒○或○約○束○科○舉○或○榜○列○姓○籍○甚○而○  
請○劔○斬○戒○送○葬○競○鼓○異○說○祈○獲○美○官○充○其○諂○心○  
卽○程○松○獻○妾○趙○師○宰○犬○嗥○之○術○也○且○孔○孟○絕○學○  
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明○之○周○程○張○之○學○朱○熹○  
明○之○聖○賢○相○傳○本○非○有○二○而○黜○道○學○者○偏○分○爲○



兩曰吾尊孔孟耳。何程朱爲試問以孔孟何學。程朱何學。彼不解也。彼先非孔孟而後黜程朱。欲黜程朱則不得不陽稱孔孟。要使孔孟復生於當日羣起而闕之也。猶程朱爾。蔡元定隱居著書無關朝列。指爲妖人。竄流道州。元定何讐欲借以累熹也。學禁稍弛。胡紘丁逢請鑒建中靖國。務絕根株。夫批繩朝士而累及韋布。內畏報復而并沮調停。小人之錮道學也。密矣。孰知羣奸易盡。大道長存。非慶元之極貶。無以彰淳祐之大明。彼蠅營者又安在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一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兩朝內禪

孝宗光宗寧宗廟儀陵議附

孝宗淳熙十四年九月癸卯太上皇有疾冬十月

辛未帝罷朝侍疾赦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遺

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痛擗踊謂宰臣王淮

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

太上皇崩孝  
宗議行三年  
喪

尤袤議太上  
廟號高宗洪  
邁獨請號世  
祖袁等奏折  
之

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辛巳，詔曰：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尤袤典禮，定大行皇帝廟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袁率禮官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

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袁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為有證。遂從初議。乙酉，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不許。戊子，帝衰經御素輦還內。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

尤表請太子  
辭參決

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  
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表言  
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  
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眾議  
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  
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  
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庚子皇太子  
三辭參決不許辛丑帝詣德壽宮禫祭百官釋服甲  
辰羣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几筵行禮 三月

庚子上大行太上皇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

高宗用翰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

俊配享高宗廟庭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張浚有社稷

功請用浚配享不聽 丙寅權攢高宗於永思陵

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

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丙戌祔高宗主於太廟詔曰

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

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

用洪邁議以  
呂頤浩趙鼎  
韓世忠張俊  
配享高宗楊  
萬里請用張  
浚不聽

帝親行奉迎  
虞主之禮

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帝欲終喪詔傳位太子

十六年春正月丙申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帝自高宗崩卽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祀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以畢高宗三年之制而進必大爲首相乙巳皇太后移御慈福宮更德壽宮爲重華宮二月壬戌下詔傳位於皇太子太子卽

先宗立李道女爲后

位帝素服退居於重華宮辛未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聖壽皇太后大赦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性悍妬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爲后三月己亥子擴進封嘉王李后

所生也。

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光宗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帝朝壽皇於重華宮。二年十一月辛未帝有事於太廟，后殺貴妃黃氏。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李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

帝惑李后不朝壽皇

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

此時即考廢

后殺貴妃帝震懼增疾

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盒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至是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壬申冬至郊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益深。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辛巳帝

帝疾稍愈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以子濤爲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爲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夏四月戊午帝始朝重華宮五月帝有疾不視朝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帥百官詣重華宮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

羅點等請朝重華宮不從

復上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况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中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

人間謀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  
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  
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謀兩宮者，固非一  
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  
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  
命鑿與，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懽然，宗社有永，  
不亦幸歟。龜年又以書請趙汝愚，汝愚入對，往復規  
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  
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

趙汝愚屬嗣  
秀王伯圭通  
兩宮情

還，都人大悅。是月皇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  
訓等一百八十人。

李后謁家廟  
推恩鄧從訓  
等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三月辛巳，以趙  
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  
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  
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論上意，  
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五月己巳，親策禮部進士，  
問禮樂刑政之要。陳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  
陛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



陳亮封策當  
帝意擢爲第

陳傅良不肯  
草陳源押班  
詞

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  
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  
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上得之大喜  
以爲善處人父子之間擢爲第一 秋七月壬午以  
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九月庚午重陽節百官上壽  
請帝朝重華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  
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  
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卽陛下之  
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

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  
疾是陛下自貽禍也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  
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  
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趨命駕  
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  
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  
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  
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  
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傅旨罷還內傅

倪思講姜氏  
會齊侯於濼  
以規李氏

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  
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  
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  
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后寢與政思  
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奏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  
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  
橫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  
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帝悚然趙汝  
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謹直如此吾黨不逮也上怒

黃裳請誅楊  
舜卿

思出知紹興府冬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  
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  
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  
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  
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奏言臣所  
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門安如  
此書者殆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  
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  
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言豈

若身之切哉。是時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亦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趙彥逾復力請帝朝重華宮，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使復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聽。

五年春正月癸酉，壽皇不豫。夏四月，壽皇疾浸革，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為壽皇

壽皇不豫，羅點彭龜年等請帝問疾不報。

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

彭龜年連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鬢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事何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晏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所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不報五月壽

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勅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痛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入對帝令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至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宜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

龜年等奏令  
嘉王詣重華  
宮問疾

字及先帝亮石  
心人倫

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  
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黜引辛毘事以謝且曰壽皇  
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  
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  
至宮壽皇爲之感動六月戊戌夜壽皇崩年六十  
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訃於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  
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  
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晏不出太宗正丞李  
大性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况金使祭奠當引

見於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  
人有兄死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  
曰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  
爲制服乃子臯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  
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宰相乃  
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  
傅吳琚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  
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  
今當率百僚恭詣后皇帝不出百官相與痛哭於宮

壽皇崩趙汝  
愚等請帝詣  
重華宮行禮  
不報留正等  
議以太后暫  
情

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稱首卽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隙可乘然易表爲書正敵國體減去歲幣以定隣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寔異於平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爲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葉適勸留正  
請立嘉王

已巳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丁未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

汝愚請太皇  
太后旨禪位  
嘉王正懼而  
遁

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 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伴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王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去 甲子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時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謂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知閣門事韓侂胄琦五世孫憲聖女弟之子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太后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

徐誼請汝愚  
遣韓侂胄以  
內禪議奏太  
后關禮贊成  
報可嘉王乃  
即位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一

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太后因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騷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禫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



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間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

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帷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帷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命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與舜卿傳奏皇子即位乃得寶出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尋詔即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中外晏然汝愚力

也乙亥侍御史章穎等劾內侍

卿詔奪舜卿官億年常州居住源撫州居住冬十

章穎等劾  
億年等

朝議毀撤僖  
宣廟室

月庚寅更號泰安宮爲壽康宮。閏月庚申詔議祧廟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曹三復皆請併祧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至是趙汝愚雅不以復祀禘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子孫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乃

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十一月辛亥

詔行孝宗三  
年喪

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擬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

孫逢吉等議  
葬孝宗乙別  
求吉兆

李太后崩

光宗崩

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乙卯。攢孝宗於永阜陵。先是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詔集議。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石於人倫之末。

寧宗慶元六年六月乙酉。太上皇后李氏崩。謚曰懿。八月辛未。太上皇帝崩。廟號光宗。史臣曰。光

幼有令聞。響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佞。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悍妬。閹寺交構。驚憂致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張溥曰。光宗。孝宗第三子也。乾道三年。莊文太子愔薨。七年。帝正儲極。孝宗以其英武。越次立之也。宅憂攝政。未老禪位。父之愛子。自謂堯舜授受。蔑過矣。未幾。過宮禮闕。逆布天下。帝即病狂。何至兩宮父子。誓不相見哉。皇后李氏。武臣李道中女。高宗以皇甫坦一言。聘為帝妃。嫉

悍多過專。命制夫實命。不猶帝所悲也。宮人斷臂。黃妃被殺。揆以常情。走訴上皇。下詔廢貶。夫婦正而父子。和寧不甚善。乃心疾內深。不孝外著。以無能之人。負大逆之名。始望其為人君。後竟不能爲人子。予竊怪之。唐肅宗靈武卽位。進復東京。迎玄宗居興慶宮。起居無間。張后與李輔國比。迫遷西內。驚憂成疾。肅宗遂絕朝請。玄宗不得其死。夫親莫若父。尊莫若天子。唐之玄宗。宋之孝宗。父而天子。尊親極矣。一宮之隔。俯仰。繇人僕隸。婦女間執其命。黃泉大隧。莫可如何。此亦天地之極變也。光宗于李后。始而愛。既而畏。愛而至于忘親。畏而至于失心。魯桓晉惠。若是班乎。后歸謁家廟。使臣鄧從訓等推恩者一百八十人。而帝有一父。獨禁其朝。武曌立。武氏七廟。偏殺唐子孫。后卽無其才。不幸而有其心矣。度帝當日疾病昏瞶。苟一念至寧。不知壽皇當朝。悍婦當去。然以畏后而成疾。以疾深而遠父。旣慙盈庭之痛哭。又慮衽席之鷹鸇。宮車

雖駕一身莫繇古來逆親之人大都畏內之人  
王者齊民同一轍爾玄宗內遷顏真卿帥百僚  
首上表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舉朝卒  
無言者紹熙諸臣環官叫呼事成廢立或譏過  
激豈寶應寒蟬反賢于號泣三諫乎人倫所係  
力爭者即為臣子坐視者即為亂賊帝疾或不  
可起逆名必不可居禪六年而帝始崩帝果病  
乎又不如肅宗之聞變心悸繼太上而速殞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二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韓侂胄專政

光宗紹熙五年秋七月甲子皇子擴即位乙丑立

光宗立韓妃  
為后

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  
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

已巳以趙汝愚兼權叅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

趙汝愚爲相

復召留正赴都堂治事

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 巳亥復召留

正赴都堂治事趙汝愚乞免兼叅知政事乃拜右丞

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爲武寧軍節度使辛

巳以趙汝愚爲樞密使壬午以韓侂胄爲汝州防禦

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汝愚曰吾宗臣汝

外戚也豈可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

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達詔旨浸

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

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

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

及聞侂胄缺望與知閣劉弼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

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

補外 八月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正時韓侂胄浸

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

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山陵不合侂胄

因聞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一以趙汝

愚爲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

侂胄以內批罷留正

京鐘怨汝愚  
不與方面侂  
胄引以自助

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憤羅點曰公誤矣汝愚悟  
乃見之侂胄終不懌九月壬申以京鐘僉書樞密  
院事初帝欲除鐘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鐘望輕資淺  
豈可當此方面鐘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  
鐘時已變素守羣儉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  
自此始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  
秀爲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時韓侂胄日夜謀去  
趙汝愚知閣門事劉攽亦以不得與內禪心懷不平  
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  
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曰惟有用臺諫耳侂  
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  
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  
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  
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  
斥正士侍講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  
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護使客  
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  
政汝愚爲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將上疏論

黃度將論侂  
胄內批罷之

內批罷朱熹  
游仲鴻請還  
之不報

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  
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  
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未幾  
復內批罷侍講朱熹熹事見道學紀游仲鴻上疏曰  
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  
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  
講官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  
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  
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

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盛世事也崇寧大觀間  
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  
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  
道皆不報十一月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  
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  
官為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  
用事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  
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



彭龜年論佞  
胄姦邪帝欲  
兩罷之不果  
遂黜龜年而  
進佞胄

知之假托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駭  
曰佞胄朕托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  
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  
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佞胄俱  
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騏進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  
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佞胄進一官與在京官  
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  
禮舊僚一朝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  
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

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不遠則復  
侍左右留者納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  
佞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  
爲優異佞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與鑰同奏龜  
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佞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  
乎若謂佞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  
忱豈得爲過龜年既已決去佞胄難於獨留宜畀外  
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佞胄愈橫御史中丞  
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已已陳騏罷以余端禮知

謝深甫劾罷  
陳傅良

侂胄罷陳騏

樞密院事京鏜叅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騏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時彥逾為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侂胄從京鏜計使李休奏罷汝愚併及徐誼楊簡等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泳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奸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思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

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君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直節拂鬱黯

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預防侂冑之姦侂冑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夏四月丁巳大府寺丞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冑怒曰呂寺丞乃與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于斥逐臣恐自

呂祖儉劾侂冑被貶鄧驛繳奏不從

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近，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瞽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幸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憂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寢寡也。疏上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中降旨，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遂已從寬。會樓鑰進讀，呂公著

楊宏中等上  
書請竄李沐  
遠李祥楊簡  
編管遠地時  
號六君子

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嶺外，萬一卽死，陛下有殺諫臣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皆知韶州之貶，不出上意，尋改吉州。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卽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

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  
祥簡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  
悉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畱之不聽  
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左正言知  
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出驛知泉州  
時天下號宏中等爲六君子 秋七月癸酉加韓侂  
胄保寧節度使 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  
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  
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

胡紘條奏汝  
愚十不遜遂  
竄永州

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投鼎假夢  
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謫汝愚寧遠軍  
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  
欲殺之之意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  
二年春正月壬午趙汝愚卒於衡州初汝愚之貶謂  
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  
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璩承侂胄風旨窘辱備至汝  
愚暴卒天下聞而寃之訃聞上命追復元官許歸葬

汝愚至衡州  
爲錢璩窘辱  
暴卒

呂祖儉卒於高安

中書舍人吳宗且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為罪云。秋七月，量徙流人呂祖儉等於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四年五月己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

許及之諂事侂胄時稱由實尚書屈膝執政

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朝臣畢集，及之適後至，闈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闈未及閉，遂俯偻而入。當時有由實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是月以趙師宰為工部侍郎，師宰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侂胄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眾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各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韓

趙師畢媚侂  
胃愛妾以求  
遷官

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  
師畢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  
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眾客飲南園過山庄顧竹  
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  
犬嗥叢薄視之乃師畢也侂胄大笑

五年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  
汝愚定策時樞察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  
言汝愚竄之既而逃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  
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實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

侂胄從京鎗  
等言使蔡璉  
誣告汝愚捕  
鞫龜年等范  
仲藝止之

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  
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  
權不為不盛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  
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  
不容已但莫問其人乃知京鎗劉德秀實主其議侂  
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嚴程松等論  
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官而擢璉  
進義副尉

六年秋七月以陳自强簽書樞密院事自强嘗為韓



佐曹愛陳自  
強其黨遂薦  
之秉政

佞曹童子師及佞曹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傲居主人出入，佞曹家為入言之。一日，佞曹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佞曹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佞曹徐曰：「陳先生老儒，泪没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九月甲子，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佞曹祖泰，祖泰從弟也，性疎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

呂祖泰請誅  
佞曹等用周  
必大程松陳  
讜奏行杖配

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然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佞曹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韓佞曹童穉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平江之廝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

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  
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且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廝役  
之周筠者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  
願亟誅侂胄師且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  
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  
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爲必大實使之遂露章奏  
劾且謂淳熙之季王淮爲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  
倡僞徒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  
扣關自薦以覬召用林栗言僞學之成造端自周必

大乞加貶削遂貶必大一官爲少保降詔呂祖泰挾  
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  
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  
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  
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  
爲言遂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冬十月加  
韓侂胄太傅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

韓皇后崩

嘉泰元年八月以張巖叅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  
事巖松皆附韓侂胄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

程松獻妻於  
侂胄

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  
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  
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得同知樞密院

蘇師旦以筆  
吏事侂胄

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初韓侂胄為  
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  
慧帝登極竄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  
至是權勢日盛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  
自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  
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

楊后與侂胄  
有怨

侂胄起用薛  
似辛棄疾陳  
謙等

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  
侂胄有怨矣加韓侂胄太師封平原郡王先是監  
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  
軍國重事侂胄繆為辭謝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  
位太師侂胄欲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似辛棄疾  
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  
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蘇  
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  
焰董灼

陳自強為丞  
相惟侂冑所  
欲為

三年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時韓侂冑專權凡所  
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  
惟所欲為宰執不與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舉小吏  
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  
緩慢略無撓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  
耳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  
緘云某物若干併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開縱子弟  
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嘗語人曰  
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冑為恩王恩父蘇師  
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冑姦宄專國自強表裏  
之功為多

開禧元年秋七月庚申詔韓侂冑平章軍國事立班  
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冑繫銜比  
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  
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冑置機速房於  
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  
人莫敢言時侂冑專政既久黨與徧內外天子孤  
立於上威行公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為沼下瞰太廟

余嘉請加侂  
胄九錫

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官人見之，往往流涕。顏械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被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勲。余嘉請加九錫。趙師宰乞置平原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後伏誅，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張溥曰：韓侂胄奸深，不若蔡確險戾；不若章惇陰賊，不若蔡京悖逆；不若秦檜而玉津園之殛，蒙禍獨烈。其小人之不幸者乎！侂胄忠獻曾孫附麗后戚家，世貴重，異於羣小。又與趙汝愚定策寧宗，功安社稷。今以道事君，同心輔政，外戚垂名，豈在博陸伏波以下，惜乎器小不任也。天子方立志規節，汝愚不察其奸，恡而不與。夫內陽外陰，爲泰；內陰外陽，爲否。君子小人所爭者，內外之間耳。不係乎官名之大小也。竇武陳蕃，謀誅黃門常侍，垂成而敗于朱瑀。何進案捕中官，張讓一入直而禍發殿前，以彼元功國戚。

總權中外而宮禁防閑須臾不密遂起大變汝  
愚熟識古今寧不知鑒侂胄凶人斬其節使反  
使居內得傳導詔旨親幸竊權徐誼葉適久知  
爲患慶元一網所必然也蔡京忠言者議已丐  
徽宗御筆手詔劉攽祖之而內批始出秦檜主  
和勾龍如淵請擇臺官擊去異議京鏜祖之而  
邪黨始盛僞學姓名卽元祐之黨碑蔡璉告密  
卽同文之故智小人聚族不戒而孚猶之南海  
北海聖人出焉心同理同也朱熹彭龜年初劾  
侂胄而去國吳琚曰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  
人繼言罷之易耳嘉泰二年京鏜死何澹劉德  
秀胡紘罷侂胄遂弛黨禁夫寧宗本無任侂胄  
之心而寵積於人言之不至侂胄本無殺正人  
之心而勢激於羣奸之助成一陰之積窮爲五  
陰由來漸矣韓同卿后父也善遠權勢而侂胄  
反假后爲恣睢其人蓋工盜術者始望節鉞而  
不得終極公王而無厭非殺亦曷止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二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三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北伐更盟

寧宗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時金為北鄙韃靼等部所擾無歲不與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庫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

韓侂胄謀立蓋世功名

追封岳飛爲鄂王

華岳諫用兵得罪

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亡願屬大臣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會鄧友龍使金還言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國困弱王師若來勢如拉朽侂胄聞之用師之意益決矣五月癸未追封岳飛爲鄂王飛先已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勵諸將故追封之

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

金主璟命僕散揆會兵於汴

兵啓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五月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乃命平章僕散揆會兵於汴以備之六月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軍之計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



田俊邁誘蘇貴等爲間金遂罷河南宣撫司

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讐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備窮感饑疾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璟時金羣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九月丁未韓侂胄欲審敵虛實遣陳景俊使金賀正且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侄國朕遵守至今

金主諭和陳自强戒陳景俊勿言

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卽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含容恐俚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强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以丘密爲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

侂胄使入激  
怒金使以起  
釁

制奪秦檜

密宣撫江淮，密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徽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十二月戊寅，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二年夏四月庚午，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削奪王爵，改謚繆醜。金聞皇甫楸分兵規取唐鄧，復命僕散揆領行省於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

陳孝慶復泗  
州等縣

命李璧草詔  
伐金

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五月辛巳，陳孝先復虹縣。丁亥，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頴上，虹縣，乃命直學士院李璧草詔下伐金。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托要盟，腹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劊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泊行李之繼遣，復嫚詞

李爽皇甫斌  
等敗績

之見加舍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其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冑聞而喜之，以爲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璧云。甲午，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時江州都

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六月甲寅，鄧友龍罷，以丘密爲兩淮宣撫使。韓侂冑以師出無功，罷友龍而以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侂冑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

密議棄泗州

侂冑罷鄧友龍貶王大節等斬郭倬

斌李蕤等皆坐貶斬郭倬於鎮江。秋七月韓侂冑既喪師始覺為蘇師且所誤召李璧飲酒酣語及師且始謀事璧微摘其過以規之因極言師且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冑然之翌日罷師且籍其家尋除名韶州安置。八月丙子金僕散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

金僕散揆分兵九道南下

密不肯棄淮

潭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州完顏麟兵五千出來遠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十一月甲申以丘密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完顏綱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招撫使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金僕散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

何汝礪等潰  
走江表大震

八疊灘可涉，卽遣與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爲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入疊，駐於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江表大震，十二月金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於金。時金僕

韓元靚來露  
講解意密始  
與揆通書

散揆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靚者自謂琦五世孫，揆遣之渡淮，丘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墳墓宗族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元靚旣回，密得金行省文字以聞於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陳璧充小使，持書於揆，願講和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

軍再遇屢敗  
金人

且鄧友龍皇甫斌所爲，非朝廷意，且言今三人皆已  
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且等，豈肯擅專？文還  
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  
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  
軍守之。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  
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  
縛藁人數千衣以甲，胄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  
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  
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

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  
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  
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  
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  
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  
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三年春正月丁丑，丘密罷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  
金已有和意，密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稍議，且言金  
人旣指韓侂胄爲首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

侂胄怒罷丘  
密

葉適乞兼節制  
制江左

怒罷密 二月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  
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  
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  
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是月金僕散揆卒於下蔡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  
完顏宗浩行省事於汴至是揆卒 夏四月以方信  
孺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時韓侂胄募可以報使  
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  
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答

之侂胄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 九月貶方信  
孺官初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於獄露刃環  
守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  
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  
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死  
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  
遣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  
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  
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

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蜀中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於張巖曰若能稱臣卽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卽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匹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師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虜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卽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柟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柟王倫之孫也辛卯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罷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寸功十一月乙



史彌遠請誅  
侂胄楊后力  
贊之

亥禮部侍郎史彌遠奏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  
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胄意  
猶未已中外憂懼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皇后  
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儼具疏言侂胄再啓  
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  
許后請命其兄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  
諾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  
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璧璧謂事緩  
恐泄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三百候侂胄

能陳自强斬  
蘇師

入朝至太廟前即呵止之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  
象祖以聞帝猶未信既乃知之遂下詔暴揚侂胄罪  
惡於中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於楊后及后兄次  
山帝初無意也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  
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强即上馬去丁丑貶自强  
永州居住己卯斬蘇師且

嘉定元年春正月戊寅右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韓侂  
胄於兩淮不報三月癸酉復秦檜王爵贈謚  
己丑王柎自金軍還初柎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爲

伯侄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候和議定後，當由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柎言，奏於金主璟。璟命匡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胄事。柎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柎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柎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爾匡曰：南朝欲去此人可乎？柎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因遣柎還，索侂胄首。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

以侂胄師且首送金師

姦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蘇師旦首付王柎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六月王柎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八月置安邊所，凡韓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凡所輸錢租籍以給

行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九月辛丑。金遣完顏侃喬宇來。詔以金國和議成。諭天下。

張溥曰。韓侂胄自慶元用事。驕橫數年。怨流天下。忽開邊釁。傳首敵國。後世快之。顧其罪未若秦檜之甚也。賊檜叛國主和。劫制庸主。文武忠義。一時勒絕。侂胄起而反之。封岳飛以勵諸將。削秦檜以申義討誅其心者。曰子輦之帥師原。其罪者曰殷浩之北伐。苟使成功。玉津無極。南山之罪。猶可贖也。乃賊檜專政二十餘年。割地稱臣。及頌功德。家建一德格心之閣。朝賦秦城。王氣之詩。勢同新莽。禮極榮哀。傳歷三朝。守其說者。如湯思退。沈該。万侯高。史浩之徒。力持不變。謂和議得相。有福無禍也。物極而變。侂胄乃起。輕銳用兵。身家破滅。遠近訕笑。豈真敵仇可忘。中原當棄乎。炎興之際。戰將如雲。偏裨幕府。皆號虎臣。台檜當國。人打遂盡。孝宗習射殿庭。雄心恢復。符離一潰。竟棄德順。當食拊髀。四顧

雄心恢復。符離一潰。竟棄德順。當食拊髀。四顧

莫應再更光寧。徂和墮戰。士氣益衰。侂胄秉政。忠力屏放。讒譖側肩。蘇師且筆吏進身。程松獻妾求寵。咸建牙伐鼓。經略四方。以非嘗之功。賈貫販之賤。無不敗也。唐順宗時。王叔文。王伾。弄權。八關十六子。雜沓進用。當日建白。頗多善政。而奔競薰灼。神人怨怒。不久即敗。侂胄何人。敢談恢復乎。彼始附成肅。後緣恭淑。託根二后。震耀宮府。楊后既立。內不相容。始懼而謀立功。國家大事。公心圖之。尚慮不濟。以私求勝。其誰聽焉。燕然之銘。不及竇憲。而北景之誅。下同梁冀。名雖陷于封疆。禍實種于內戚。彼蓋日與死隣。而不悟也。或謂天假佑宋高宗之世。不生賊檜。而生侂胄。佐以諸將和議。不成還二聖。復兩京。猶有望乎。而又恐小人道同。逢君一術。以侂胄處紹興。未必不欣然主和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三 終



